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已经多年了,熟人聚餐我从阻拦太太将餐余之物“打包”回家——注意,是熟人,桌面上生人多或其他不宜场合,我们当然也是要“装”的。

周围很多人其实都和我一样好这一口“光盘”。但内心心态值得玩味。有人喜欢说,家里养了条狗,带回给狗吃。但狗难道会吃酒香草头会吃酒酿圆子吗?每次想戳穿他们,每次都忍住了。何必呢。节俭是美德,你是带回家,又不是偷回家。老实说,有的菜家里怎么也烧不出的,你大可诚实点。

若说“餐桌修养”,上海的市井文化是一向视“节俭”为本埠优良传统的,所谓“做人家”——餐余食物的再加工或打包回家,老上海称之为“杂罗羹”(杂,沪语读如“色”,阳平)或“并百只”,尤其是物资短缺时代,我们都还记得,但凡亲友办酒水,双方长者都会备好不锈钢锅与铝饭盒,手铐脚铐一般,一俟宴席结束就把五花八门的“杂罗羹”五花大绑地铐回家,全家欢天喜地地吃它几天。

杂罗羹赞!但大家不说,至少不多说,似乎说多了就坍台似的。

有趣的是,旧时沪上舆论对此倒一向很点赞的,盖自清末民初以来,社会上就流行类似风气,彼时租界畸形繁荣,餐饮投资日趋狂热,酒肆菜馆密如江鲫,大量精美的餐余菜肴一概倾泻的话,未免暴殄天物,多少参翅鲍肚,鸡鸭鱼肉,没怎么动过就撤了,于是就找流量,找分享;于是东新桥、牛庄路、老闸桥一带就涌现了大量的“平民菜馆”,这些奇怪的菜馆价格便宜得惊人却鸡鸭鱼肉,参翅鲍肚俱全,惟独没有哪怕一个完整的菜式,答案



50年前,我从上海师院毕业后,到杨浦区一个学校担任班主任。第一次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出我的姓名,一个“伦”姓引起了学生们的争议。有的说老师是内蒙古人,也有人说老师是大兴安岭鄂伦春人。由于我对教学管理比较严格,学生们私底下悄悄地叫我“鄂伦春”。我哈哈一笑,并不置喙。

学生们早已毕业了,却没有忘记我,这是托了少有的姓氏之缘。一天有个当年的男学生经过浦东陆家嘴,在东方明珠边上发现一条“丰和路”的马路,他非常兴奋,猜测我一定是为国家做出了大贡献,所以名字上了路牌。不知他从哪里获知了我的电话号码,赶紧来电咨询,我也深感意外,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那一天是愚人节,我怕他是开玩笑,严肃地说,上海路名都以省市来命名的,以名字命名的极少,大家熟悉的“中山路”、“靖江路”、“晋元路”等等,都是历史上的有名人物。我一个草根,名字怎能上得了路名呢?这个玩笑开不得呀!但同学言之凿凿,我又不得不信。



在我眼里,五岁出头的小外孙初出茅庐,首秀当回“小掌柜”,踏入“生意场”,肯定处处碰壁,只是闹闹而矣,然而,刮目相看了,小鬼当家,满载而归。

那个周六,新泾镇天山星城别出心裁举办“低碳生活,萌娃当家”的跳蚤市场活动,吸引了33户家庭的萌娃们,带上数百件玩具、书籍和文具参展,有的绘制广告,有的海报介绍,浓浓的“生意味”,浓浓的“萌娃情”。

早上九点不到,外孙早早拉我陪着赶集市,居委副主任林韵把我们引向20号摊位。说

不言自明,此即“杂罗羹”也。原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也曾回忆,那时候有专人承包锦江饭店、大东亚饭店巨量的剩菜菜肴,加工后出售,生意非常火爆。

而类似的餐余打包要上溯的话,古已有之。我们看《古文观止》或《历代文选》,第一篇往往就是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鄆》,里面说到郑庄公请颖考叔吃饭,餐余颖考叔有肉舍不得吃,要打包回家,庄公惊问其故,颖考叔说想让母亲尝尝御厨的手艺。那时的肉食金贵,孟子衡量一个社会够不够“王道”,重要标志就是人到七十有没有肉吃。

只是,我没有看到比这更早的“打包”记录了,稍后的《论语·乡党》写到“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

## 上海杂罗羹

胡展奋

拜”,说是朋友送孔子礼物,即使是贵重的马车,他都不作揖行大礼,但是,倘有人送他祭剩的冷猪肉,他一定会行大礼以示感谢。

祭剩的猪肉,“打包”后更讨夫子喜欢,其程度竟然超过车马,看来那时打包很有面子。清宫档案《节次照常膳底档》记载乾隆年夜饭从设宴到散席的所有菜品。最大的亮点在年夜饭的最后一个节目,皇上下令把自己吃过的、吃剩的、只看没吃的百十样菜品,整桌打包赏与近臣和亲王、郡王们。

当然,打包后的肉食不能置放太久,《论语》又说夫子“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孔子参加国君祭祀后,打包回府的肉,从不留到第二天。祭祀过的肉不超过三天,超过三天就不吃了。

可见,打包后的杂罗羹如何享用是有讲究的。

首先得讲取舍。你总不能“龙卷”餐桌的一切吧,鸡头鸡脚就请放过,这倒不是“装”,而是碎渣渣的难成体量,难以加工;其次是分门别类,干湿异途,冷盆既有分有合,海鲜鱼腥也决不可与烤鸭狮子头为伍,发菜银丝羹更不能和白切羊肉同框,否则就不是杂罗羹,而是沪人所谓的“烂糊三鲜汤”,曾见一位仁兄收编了一道“咸蛋黄锅巴”,刮拉松脆的锅巴上裹满了金黄鲜香的咸蛋黄浆,味美无比,却冷不丁地将一碗“清炒鳝糊”倒了进去,我当场失声慨叹:这不咸……泪脚了?!他听了自然老大不高兴。

岂不知我也不高兴。须知上海人就算是杂罗羹也是讲品位的。打包前,要“胸有成肴”,谁和谁搭配,不应该“预则立”吗。

其次,易馊易馊之物亦请整肃,打包忌一个“贪”字,有的人于餐桌聚敛太烈,大肠煲肺头汤臭豆腐皆不放过,这类货除非立即开吃,否则极易串味变味,杂罗羹虽则微贱也请别忘了薰莠自古不同器,往往一客孜然烤肉一包榴莲酥的强大气场足够把你相邻的佳肴乃至整个冰箱都颠覆了,何苦。

杂罗羹最后修成正果靠回烧,讲卫生配营养,同时也考验你的配菜能力,食材来路一杂,既要合并“同类项”,更要解析“提等式”,红烧的归红烧,白灼的归白灼,煲汤的归煲汤,如前所述,纵然混搭,也不能黛玉配薛蟠,李逵搭王伦,运用之妙,称职的主妇自然知晓,无须在下晓晓,我这里只想强调一句:杂罗羹是惜福惜物的正当之举。阁下请勿扭扭作态。

珍惜食物,天地育焉。

有些人,你常常见面,却只停留于“泛泛之交”;而另一些人,你碰面机会不很多,却成了深交。甚至在他们离世多年后,你还常常梦见他们,陆谷孙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在已经作古的人中,不计亲人,他是我梦见最多的。究其原因,除了我们彼此所见略同之外,还因为他身上有许多值得我赞赏、敬佩和学习的地方。概括地说,有一种他人所不具的人格魅力。

陆谷孙先生尊重知识、尊重学术、尊重学者,刚正不阿的个性和正直独立的品格,在当下少见。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件是《英汉大词典》发布会。《英汉大词典》的出版,是上海乃至全国学术界的盛事,有关单位非常重视,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会,规格很高,地点是上海展览中心。那天,在会场入口处,我碰到了会议

## 怀念陆谷孙先生

黄源深

组织者译文出版社办公室主任陈增爵,他一见我就说,“陆谷孙老师交代过的,发布会的日子看黄老师是否有空再定。”我哈哈大笑说,别糊弄我,谁信?他随即说:“骗你是小狗。”确实,他没有必要骗我,说老朋友来了,你过来大家聚一聚。我有些犹豫,因为家住七宝,离复旦实在太远,他可能也听出来了,说“我还叫了陆国强、朱永生、熊学亮呢,你来呀,大家难得碰在一起”,经不住他如此热情邀请,我回答

不巧有事,去不了。不几天,他又来电,问哪一天有空,我说了个日子,发布会就是那天召开的,这件事也证实了陆先生“学者为上”的理念。这不是孤例,还有另外一件事。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举行成立大会,兄弟院校领导纷纷到场祝贺。按惯例,应该是其中一位领导代表上海外语界讲话。但陆谷孙却硬要行将退休的我,代表学界发言。他如此尊重学者,甚至越出世俗规范,让我感到惊讶,又肃然起敬。

行内盛传一句话“陆谷孙是请不动的”。这就是说,他不图虚名,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一概谢绝不相干的活动邀请。他绝非骄横冷漠、不可交往之辈,而是一个有情有义,善待他人,很为朋友着想的人。就拿几件小事来说吧。他第一次中风后,我去看他。还没进小区,门卫便说:“陆教授早已等在这里,来回转了好几圈了,就怕你找不到他家。”他很体谅别人,即使大病初愈,也惦记着尽量不给朋友添麻烦。他待人很热诚,有一次,北大胡壮麟教授去复旦,陆谷孙打电话给我,说老朋友来了,你过来大家聚一聚。我有些犹豫,因为家住七宝,离复旦实在太远,他可能也听出来了,说“我还叫了陆国强、朱永生、熊学亮呢,你来呀,大家难得碰在一起”,经不住他如此热情邀请,我回答

说:“好,我来。”他对待朋友就是那么真诚,让你无法拒绝。另有一次,我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做讲座,结束时已近晚饭时间。褚孝泉院长留我吃饭,我说,“回家了。但要是谷孙兄来,我很乐意留下,好久没见了。”褚院长立即打了电话,并告诉我:“陆老师说马上过来。”说实话,按当下条件,谁还在乎这顿饭?说不定还因此打乱了计划,带来不便呢,他看重的是朋友情谊。又有一次,他的学生朱绩崧对我说,“你每次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特别高兴,告诉我,黄源深打来电话了。”他对朋友情是看得很重的。

陆谷孙先生专心治学,一丝不苟。平时,除了偶尔看场把足球比赛,不是在审读词典的词条,就是在看书写文章。好像他就是为编词典、教外语、做学问而生的。他一生的学问,除了天赋,就是这么孜孜矻矻,下足功夫得来的,他的这种专注、勤奋和刻苦,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诗人臧克家曾写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陆谷孙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 我与丰和路

伦丰和

条宁静、宽敞、短短的丰和路,当然不是专门为我起的,但巧合也是天意,能不幸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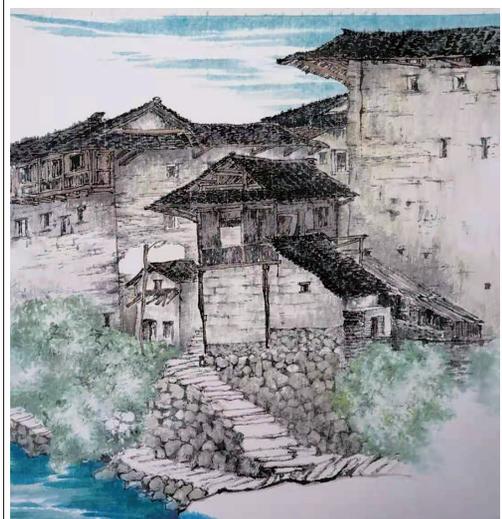
1945年,我出生在东北海滨城市营口。那一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不识字的爷爷,对孙辈将来过上好生活充满向往,他希望给我起个好名字,因为农村的种地人对名字是很看重的,爷爷到学校求老师赐名,那位老师欣然答应。他叫我爷爷稍等一会,容他思考一下。然后用毛笔在白纸上端端正正写了“丰和”两个字。爷爷眉开眼笑,连声说:“丰和好,丰和好!”穷人在世,盼的不就是丰衣

足食、和平常在吗?送老师的鸡蛋被婉拒了,爷爷带回来全给妈妈吃了,好让她补养身体多点奶水,让我长得健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读大学,校园里曾经刮起一股改名潮。连我这么有意义的名字,居然也有人劝我改掉为好,起个潮流一点的名字。我不同意,妈妈也不同意,她说为我起名的老师听说是关内的革命者,你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他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还寄托着爷爷的希望呢。从此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名字不是一个符号,而是老百姓的期望,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党的初心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不由对当年那个为我起名的革命者肃然起敬,在那个年代他想得多么长远啊!



福建土楼沟速写 赵建平



福建土楼沟速写 赵建平

## 秋冬风情忆

叶子  
西风起,蟹脚痒,  
桂花开时菊花黄,  
梧桐落叶扫弄堂。  
阿嫂晒新被,  
阿婆语阿婆,  
小弟斗蟋蟀,  
姆妈当窗做衣裳,  
爷叔阿爷撮一堆,  
车马炮对兵卒将,  
猫咪晒太阳,  
飘飘一阵香,  
榻墩乒乓乓,  
塌棵菜炒小年糕,  
胖头鱼烧粉皮汤,  
蟹斗多加醋和姜。  
阿姐进弄来,  
手里握纸囊,  
糖炒栗子新长发,  
老城隍庙梨膏糖,  
笃笃过山墙。

## 七夕会

求,不假思索点了头,付钱啦,成交啦。  
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沸腾的跳蚤市场安静了下来,萌娃当家中,增长了见识才干,锻炼了意志勇气,分享了成果。数百名家长和孩子纷至沓来,淘到心仪之物,这些因儿童“日长夜大”遗弃的二手货,不少还从未开封,如今,变废为宝,闪闪发光,成为更多孩子成长的好伙伴。  
当天下午,他连午休也无法入眠,翻来覆去,东张西望,盯住枕头旁的新宝贝,女儿笑着对我说:“当回小掌柜,太兴奋了,看来晚上要尿床喽。”

## 养育

朋友,你当家说了算!”“喔。”他回心向善,拿起奥特曼,吆喝了起来:“便宜了,一块钱。”开张交易了,孩子如愿以偿,家长喜笑颜开。

## 萌娃当家

王士雄

一辆双层公交车去“猎物”,兜来转去,一辆四轮驱动红色跑车让他眼睛一亮,跟小摊主开门见山直呼:“跟你交换,”对方咯噔一下犹豫了,小换大貌似不合算,外甥怅然若失,焦虑不安地说:“好不好,换来玩玩。”